

博客丛林

培育书香社会

——读书日感言

张颐武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许多媒体或推荐可读的好书,或请来各方人士倡导书香社会。这当然是对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非常有益的好事。当然,仅仅用一天的时间来促进阅读还远远不够,其实阅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经常性的提倡,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需要持之以恒。

其实今天倡导阅读,不仅仅是倡导一种对于人们谋生或业务需要的实用的书籍的阅读。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们为了个人的工作或学习的进步,事业或生活的发展而进行的实用性的阅读其实并没有减少。其实人们在压力下这方面的阅读也还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如为了考试的阅读,现在就早已不限于学生,而是随着各种成人考试的发展而有了更多的展开。这可以说是一种“功利性”的阅读。这种阅读当然是必要的,但其需求是刚性的,也并不需要提倡。但一个真正的书香社会,其实并不能依靠这样的阅读来建成。

它还需要一种“闲书”的阅读,也就是养成一种阅读的习惯,在生活中熟悉“非功利性”的阅读,也就是并不直接和

自己的工作或生活直接相关的书籍的阅读。这里面一方面包含着经过了时间考验的公认的经典,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各种有趣的书。这种阅读其实对于青少年或者成年人的性情的陶冶、情操的培养和格调的生成都有相当大的意义,其实会对于一个人的人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对于文字的敏感和熟悉,能够在阅读中获得乐趣而不是觉得乏味,其实是人的修养和气质的重要部分。今天的青少年其实基础并不差,各种技艺的训练也比我们当年要全面得多。如现在青少年中会弹钢琴的比例远比我们当年要高得多。但人们还常常抱怨青少年的人文修养或者文化视野还存在相当大的缺陷,这其实就与“非功利性”的阅读相当缺乏有关。不少成年人认

为这样的阅读是浪费时间,而一些家长也会以耽误学习的忧虑对于青少年的“非功利性”的阅读有排斥的态度。其实这种简单的直线的观念未必能够有好的效果。其实一个人如果有更多的爱好和兴趣,有更广泛的阅读面,对于提高“情商”、洞悉生命和人性的更多方面,大有裨益。其实每天有二十分钟的时间读读闲书,花费时间不多,但只要坚持不懈,对于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都有帮助,其实对于自己的人生发展也会大有帮助。

当然,倡导这样的阅读就需要改善我们的阅读的环境。中国的出版业其实已经相当活跃,而且书籍出版的数量和种类也相当惊人,但如何让有价值的书能够找到它的读者,避免鱼龙混杂的现象和跟风出版的现象,这当然需要出

版社和社会的更多努力。但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公众阅读,还存在着相当混杂的状况。同一个领域中的书难以分辨其价值。其实在小众的领域,如专业性的书籍,其学术和文化判断由于存在学术或者专业的共同体,也就是同行或者相关人士的口碑和判断,而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于大众来说,流行的书籍数量巨大。如何选择就是一个难题。如在非常流行的有关养生和中医等方面的“软性”书籍,几乎都很畅销,但由于缺少客观而公正的书评,非专业的读者也难以分辨这些书的状况,使得一些七拼八凑的书也得以畅销。

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书评的机制,使得媒体的书评不仅仅是出版商的广告,而且是实事求是,客观地对于书籍本身的评价,让读者能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真正有质量保证的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相当缺乏的。一个真正有公信力的书评机制的出现对于出版业、读者和公共媒体都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为此做出更多的努力。读书日每年只有一天,但阅读应该是我们每天的人生的一部分。

新书架

《革命之路》

田果

如果你经历过或即将经历“夫妻间动荡的私人生活”,你就应该读读这部小说。

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 1926-1992),被认为是美国“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最伟大的作家,也是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

《革命之路》并不是一部鼓励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小说,它是指小说发生的地点,革命路和朝阳路,东四环中路一样只是个路名,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作为一部以家庭伦理和婚恋为题材的小说,《革命之路》体现了一种对程式化美国梦的叛逆。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肯·克西的《飞越疯人院》为什么会在上世纪60年代大受关注,

能席卷大学校园。革命作为一种理想,或者说理想是否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直到今天,仍然是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话题——无论这种革命,是在校园内、家庭里,还是在社会政治运动中。

在《革命之路》中,耶茨抛出了似乎残酷的结尾,他以作家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人们苦苦追求的“美国梦”反而是束缚人性的枷锁,由此伸张了对于主流文化的强烈叛逆精神。背叛,可谓另一种“革命之路”。但背叛革命成功还远着呢!或者,借用耶茨的答案:离开,又能如何?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2008年底,由此小说改编的电影《革命之路》惊艳金球奖。

“垮掉的一代”如何会成为美国青年人的最爱,1968年的红色风暴为何



辛民

《故乡》

大吕

男人说话不叫说叫吼

“大姐,炒菜!二姐,温酒!三姐,别袖手桌旁摆好俺喝一壶消消愁”

女人说话不用嘴用手

从水里抄出一屋温暖从柳条筐里拎出一根线头无声串起给孩子的呵护母亲的问候

随笔

行走在阳光里的人

小以

然而,那一天,在那个人的身上,我恍然明白了一些道理。因为,他是行走在阳光中的。

对于那个人,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每天早上,我骑自行车,由东向西走;他沿着路边,从西往东走。只要是在那个时间段,我们总能在那段路上迎面,跟我上班一样,非常准时。他三十多岁的样子,大约是因为先天脑瘫,或者是因为后天的车祸,造成了他身体的残疾;走路的时候,他的一边腿脚尤其僵硬,颠簸得厉害。

那天,像往常一样地上班,像往常一样地迎接那个人。可是,那天,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对他匆匆一瞥就在他身边驶过。那天,我并没有很着急地赶往单位,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多看了他几眼。那天,他穿一件深蓝色的西服,白

色的衬衣还打了一条很醒目的领带。很远就能看见他缓慢地走来——他的确缓慢。他需要借助胳膊的甩动,然后才能带动那两条残疾的腿艰难地往前挪动;甩一下胳膊,迈一下腿,算是走了一步,这样循环着,慢慢地,竟然形成鲜明的节奏,迈出去的腿反而相当的稳健。那天,我特别注意到了他的脸,乍一看,那的确是一张残疾人的脸——木然,凝重,冷峻。他的脸瘦瘦的,脸面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使得一张黑黑的脸又显出青白的颜色。非常特别的是他的那双眼,直直地注视着前方,毫不斜视,冷冰冰地藏着一把寒气逼人的刀一样。但是,那眼睛里闪现的刀光,似乎并不呆滞,那里面分明有一种东西,叫人细细地阅读,体会。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也这么早起来吧,完全可以在被窝里睡到不想睡的时候,再慢慢起来。慢慢地做早上应该做的事情——或许就不用刻意地装饰自己——之后,搬一把椅子,坐在房前看看报纸,或者是看着院子里的花儿慢慢地开放。然而,他却并没有按照我为他设想的那样去做,而是带着他那刀光一样的眼神,缓慢地艰难地行走在路边,天天如此。就在我为他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脸上,一下子布满了朝日的光彩。随后,一丝笑容,倏地从他的嘴跳了出来;也就在那个时候,他的眼神也一下子变得柔和了,满足而悠然地已经叫人找不到一点冷峻的影子了。他是为了每天的阳光而行走在路边的吗?——我明白了他眼睛里的东西的含义了。

他是一个残疾人,每日里行走在路边,迎着阳光,走在阳光里;而我是一个健全的人,每天上班,是背着阳光,把阳光抛在身后——这正是我们之间的差别吧。我想着,不由得刹住了车子,停下来,扭过头去,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让阳光也同样地落在自己的脸上。

郑邑旧事

民国年间郑州的商务会

杜丰芮 王瑞明

史料记载:清光绪29年(1903年)郑州已有了旨在“保护商界利益”的商会。民国2年(1913年),由盐商、药材、钱庄、典当、绸缎、酱菜、转运等17个商业行会的富商巨贾,经过协商成立了郑州商务会(简称商会)。自商会成立以来至1947年的30多年里,先后复选过10多次,从第一任会长到最后一任的历任会长、副会长有周秉彝、石怀玉、田敬波、张波岑、赵晋三、胡香圃、李捷卿、孔子磐等商界名人。

郑州商会的成立,是早期维护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为商业同仁服务的组织。据行业老人们讲述,郑州商会成立后,曾组织各同业公会开展过一些商业活动,影响较大的有:民国2年(1913年)冬,商会与商界名流王兆丰、王晋卿等人发起,在火车站对面的智仁里(现长途汽车站)购地近30亩,由王延如招标,在此热

闹地盘建楼房4座,内有门面房100余间,设有十字通道,四周凡临道路之外均开有大门,人力马车可以自由出入,1916年3月竣工后,起名“东亚第一商场”,开了郑州修建近代百货商场之先河。商会在此后时间里,多次在书院街、西关大街、南关大街、火车站空场地方,组织不同行业的交易会,受到商人和群众的欢迎。1933年,商会与地方豪绅共同倡议,发起眼光庙(南关外)药材骡马大会,每年分两处集会,春季在塔湾,秋季在南关眼光庙附近,会期定为一个月,起会期间商贾荟萃,吸引大批药材商人住,带动郑州成为全国著名的药材集散地,其他行业也会在会上摆设摊位,热闹非凡,盛况一时。除此之外,商会还为行业之间解决了很多疑难纠纷,维护了商家的利益,受到商人们的信赖。这些都在商界传为美谈。

老人们还说:成立商会是

为商业服务,组织商业活动,活跃市场,繁荣经济的。但在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下,统治阶级根本没把商会放在眼里,而是经常向商会进行敲诈勒索,硬性派要粮草,修工事,扩机场建设用材料都推到商会身上,把商会当成成兵差需要的摇钱树。有些在郑的官僚商号,仗仗他们资本大,靠山硬,根本瞧不起商会,处处与商会顶抗,既不参加商会活动,又不按时交纳商会规定应交的会费和摊派款等。而在商会内部也有个别职员利用职权,对商户进行渔利剥削,当其欲望达不到时,便攻击、排斥到拆台。抗战胜利后的商会被青帮头子、特务把持,他们对商户进行敲诈、勒索和迫害,失去了商户和同业对商会的信赖,商会的信誉和名声一落千丈。

新中国成立后,商会改名商业联合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工商业者逐步参加了国营或公私合营企业工作,得到妥善安排,受到广大商户的欢迎和热烈拥护。

领导的作用是提升会议的档次和规格,在德高望重的副主席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以后,接着发言的是房地产行业协会的会长,他自然王婆卖瓜先炫耀中国的房地产最近几年如何气壮如牛,已经成长为一个年销售收入每年接近两万亿元人民币巨大的行业,远远超越几千万级别食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俨然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且仿佛这些成果都是他作为幕后推手造就的。

曾荃的讲话让人饶有兴味侧耳倾听,他在台上侃侃而谈:“中国经济20多年来平稳、健康、高速地发展,国家和个人都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而中国人在住房问题上历史欠账太多。我们华地集团的战略就是抓住中心城市的热点地区,进行规模开发,迅速成就中国地产的龙头势力……”他的结语引起了台下一阵骚动不安,我也觉得有些出乎意料,这意味着曾荃和华地集团公开亮剑,一改以往的低调作风开始主动发起市场的进攻。

茶歇时间,我向李聪使个手势,约她一起溜出来欣赏园内精致的景色。古木参天的钓鱼台里既有中式亭台楼阁,也有西式的厅堂馆所和别墅式花园。这十几栋楼房,是从东大门北边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编号,为了尊重外国人的风俗习惯,楼号的编排,也不含1号和13号。最有特色的是雕龙画凤的18号楼和清新典雅的12号楼,通常接待国家元首级的“一级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下榻在18号楼。

“看来光是傻有钱也不成啊,还得有权才有势。上次去曾公馆就让我大吃一惊,跟这里相比,那又是另一个境界啦。”李聪看着林木隐约中的楼台亭阁不胜感叹。

(20) 杨泓这丫头近来好像社交活动很多似的,约了她好几回才见面。“你是不是攀上高枝啦?对哥哥也爱理不理的呢。”我们对坐在东方悦酒店的咖啡厅里,看着她若有所思地转动着手精致的骨瓷茶具,颇有些老情人叙旧的味道。“你整天周旋在美女丛中,哪里还顾得上我这根小草儿,现在反过来还倒打一耙呢。”杨泓瞥我一眼,随后即垂下眼睑,不作正面回答。

“是不是余阳刚这小子近水楼台

连载

北京诱惑

崔曼莉 著

我们先得月,整出办公室的故事来了呀?”我打算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杨泓矢口否认。

男人就是一副臭德行,越得不到的就越来劲。我死皮赖脸地想撬开杨泓同学紧闭的心扉儿,无奈这家伙就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始终跟我虚头巴脑不掺中来。逼急了我就冲她吼道:“没看出来你还真是生就铁石心肠啊,哥哥再做错事对不起你,不想跟哥混了,咱们也掰清楚好不好?没准儿哪天你公主落难什么的,还得哥哥帮衬呢!”

杨泓紧紧盯住我的眼睛,嘴唇动了动,终于说出来:“哥,说实话我很喜欢他。”她咬咬嘴唇,接着说:“你有男人气又有细腻的心思,对女人好,但你不适合做老公,对所有的女人都好就是对她们都不用心,我想了很久,觉得有一个比咱俩好,你就是漂在水流里的一根木头,我就是没有根的水草,我想要依附在牢固的地方,你却在水面东飘西荡不时还碰到别的花花草草,我们算是有缘无分,我至少得给自己找一个安稳的礁石落脚生根。本来以为没机会说这些话,也确实不愿意伤你的自尊心,可是又一想,这也是为我,也是为你好,毕竟我从心里还是会喜欢你,以后也会把你当亲哥哥看待。”

“切,没看出来嘛,杨泓同学不但是心理学家,同时还是社会学家和文学家呢。这通长篇大论是搁到余秋雨书里也不逊色吧。”

杨泓眼里的光泽瞬间黯淡下来,她看看腕上的手表,“我得走啦,你今后好好照顾自己吧。一个人时别老吃泡面,楼下那么多餐馆可以挑着吃的。我也知道你就是好面子,有时候我嘴里叫你哥,心里觉得你不过是个大男孩呢。”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俯身在我额头轻轻一吻,“亲爱的哥哥,自己多保重吧!”然后转身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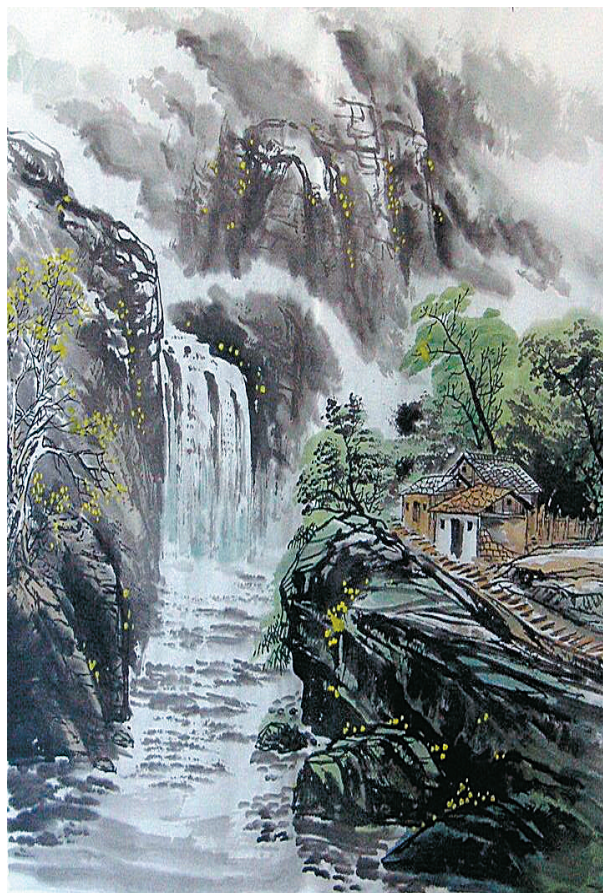
(21) 曾荃在西山的军区疗养院搞了个干训班,把华地集团在全国各地的中高层经理集中起来,二百几十号人物也是济济一堂。除此以外,我和中央媒体的哥们王信义还有青年报的俏丫头李聪三人算是被恩准的旁听生。

每年的管理干部集训是华地集团的传统,地点多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地界儿。曾荃在干训班开幕式

我们先得月,下次再带上她。”

“你干什么呢?7个亿,还不够我们还债的,本来我们的社保,都是有退休金,都是从这7个亿里面扣除的,根本动也不能动,不知道哪个瞎了眼的领导说,机器要更新换代,要配他娘的什么硬件、软件,要用这7个亿,他们用了钱,发财升官,我们怎么办?我们苦了一辈子,难道老了老了,还要去喝西北风?”

“你知不知道?7个亿,还不够我们还债的,本来我们的社保,都是有退休金,都是从这7个亿里面扣除的,根本动也不能动,不知道哪个瞎了眼的领导说,机器要更新换代,要配他娘的什么硬件、软件,要用这7个亿,他们用了钱,发财升官,我们怎么办?我们苦了一辈子,难道老了老了,还要去喝西北风?”



听涛(国画)

魏君